



我們這時代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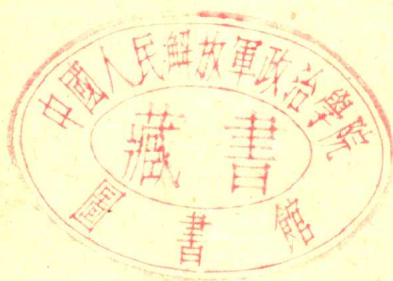
徐 迟 著



006678

我們這時代的人

徐 迟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我們這時代的人

徐 滄 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74 千

開本 811/10×431/16 1/32 印張 4 $\frac{3}{16}$ 書頁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90

定價 (6) 0.30 元

封面插圖：沈榮祥

目次

在高爐上·····	一
老修·····	二〇
汽車廠速寫·····	三
漢水橋頭·····	七
西行氣象万千·····	八
某地質勘探隊紀事·····	九
三門峽通訊·····	二七
後記·····	二六

在高爐上

緊張的時刻來到了。我國第一座自動化的高爐將要出鉄了。

鋼鑛向出鉄口進攻，最初出鉄口絲毫不動声色。高爐出第一爐鉄水一般地是不容易的。但經氧氣燃燒了它，就有一道紫色的火焰从出鉄口噴射。火焰噴出一兩丈遠。

高爐爐前工又一次用鋼鑛鑽進。這次，金紫色的火焰立刻撲向他們，又張牙舞爪的跳躍了數次。鉄水終於蠕動地从蠕動前導的鉄渣中湧現，順着出鉄溝流下。一霎眼間，光芒如朝陽初昇一般，霍霍四射，給全体在場的人貼上金色的裝束。

人們在欢呼。早春的風吹來仍然寒冷，可是金光傳送着逼人的熱波。煙氣昇騰，平台又被包圍在一陣金色的雲霧中。只見一條金色的奔流滾滾流去，流下平台，跳躍到下面幾個威武的、巨大的鉄水包中間。

只一忽兒，电气火車头把燃燒着的鉄水牽引到煉鋼廠，送入更光輝燦爛的平爐去了。

第一个任务

一九五三年年初，一个黄昏，我踏雪走到我称之为重工業前沿陣地的那个地方。天

黑下來了。灯火到处都跳躍着，閃動着，照亮全公司。

一座小屋，恰在煉鋼廠、煉鐵廠、化工部和燃氣廠中間。這是個氣象万千的地方。在鞍山鋼鐵公司的這些廠子中間，進行着最為雄壯的勞動。煙霧無窮無盡地昇騰在它們的上面。這使得我踏雪前去訪問的小屋，好像隱在高山密林中的一座小屋一樣不受注意。可是掛在它門口的招牌也給一盞燈照亮了，上面寫着『高爐工程處』字樣。

工程處工程科的王科長正伏在桌子上的一大堆紙張中間。他看見了我，便推開它們，站起身來，迎接我。

我第一眼就看見王科長是在非常興奮的神情中。

這本不足為奇。自从元旦那天，『人民日報』上宣佈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鞍鋼的人就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屬於五年計劃中最重要工程項目之一，因而誰都是自豪的，誰都是興奮的。

王科長以前是一個鉗工。只有三十來歲，臉上却已有了皺紋。在他兩眼的周圍輻射出來的幾條皺紋更是深刻。這是以前在舊社會中的痛苦生活在他臉上留下的痕跡。可是這個夜晚，我遇見他，他炯炯的兩眼中閃射着喜悅的光芒。他渾身是精力瀾漫的。

『你今天怎末啦？你好像很興奮。』

『是啊！』他回答，『我今天兴奋呢。』

小屋外面颳过一陣陣颶風，是从鼓風机送出來，送到高爐裏去的。四面八方的火車在馳奔、呼嘯。只要听一听小屋周圍的勞動的音响，你就能想像那些出焦、出鉄和出鋼的一幅幅壯麗的圖画。

『我兴奋，因为今天下午我体会到五年計劃是怎末一回事了。具体地体会到它了。我怎末能不兴奋呢？』

王科長說了，在喜悅的顫抖中，停了一停。然後他又接下去：『我們把第八号高爐改建为自動化高爐的工程，進行了幾個月，已經接近完成。可是，前一個月，苏联的燃气專家來到鞍鋼，到八高爐工地看了一下。他一下子提出了十一項建議。他要我們把一部分瓦斯管道拆卸下來，重新安裝。我們倒是按照他的建議，拆卸了。但是沒有去了解他的意圖。』

『当然这就使工程延長了一些時間。』

『可是，這兩天，公司經理命令我們說，不能延長時間。第八号高爐要限期出鉄。』

那末，到限期还有多少天呢？二十二天。而在这二十二天中間，你算一算看，烘爐就得七天，加料兩天，點火一天。这样我們只有十二天。在这十二天中間，要把卸下來的瓦

斯管道換上新的，並且安裝上去。

『十二天能行嗎？按工程量說，實在是來不及的。我們給趙經理作了一個工程量報告，說明為什麼來不及。趙經理把我們找了去。』

『今天下午，我們高爐工程處的幾個人到了趙經理的辦公室裏。他看我們來了，就吩咐他的秘書小曲去要北京長途電話。然後他給我們解釋，為什麼蘇聯專家要提出那些建議。』

『蘇聯專家真是高瞻遠矚的，他說。將來我們還要改建所有的高爐。可是原來的瓦斯管道設計却並沒有想得這樣週到。而且，我們的計劃中還要建設新的煉鋼和軋鋼系統，因此必須有和它們相適應的管道系統。他這些建議是為我們整個五年計劃打算的。』

『原來我們現在的工程不是為了這單獨的一個工程，而是為了以後許多個工程的。趙經理這樣一解釋，可把我們動員起來了。我們就開起小會來，研究如何在限期以內完成這個任務。事情不容易，愈研究，愈發現困難。正在這時，小曲跑進來說，北京的長途電話接通了。』

『我們靜靜地听趙經理接電話，我們听見電話綫上輕微的聲音在空氣裏振動。最後，他掛上電話，對我們說：「部長已給我們下了命令。鞍鋼的五年計劃裏，這是要完

成的第一个任务。高爐要限期出鉄。限期不变。那末，十二天。我們突擊吧！」

『我們都在趙經理面前允承下來。突擊从明天早晨開始，』他說，『今夜要作好這一些準備，』他指着桌子上那一大堆紙張。

這話突然使夜晚變得非常、非常的魅人。這夜晚，在祖國的錦繡河山上，一切正在寧靜下來。農村也正在寧靜下來。人們正在沉入甜蜜的睡夢中去。所有的城市也正在寧靜下來。可是，這夜晚，在鞍山這鋼都的這一角那一角，鋼水、鉄水正發射金色的光芒，火星如瀑布和節日煙火似的飛濺着，而且，這夜晚正是建設家們將投入一個突擊任務的前夜。這是五年計劃的許多个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這夜晚，使人向一個方向，一個遙遠的方向凝望，然而並不太遙遠！這夜晚這樣魅人，使人激動，使人興奮。

和王科長分手時，他滿怀着信心。我們一起站在小屋門口。地下噴上來一团团水汽把我們包裹在雲霧裏。那時北面天空，正因為出焦，滿天紅雲。我們走出幾步，就看見了第八号高爐，它像一個黑色的高峯聳立在天边。我們凝望了它。

聰明的架工們

高踞在整个鞍山鋼鉄公司之上，雄視四方的高爐是那樣的大，若要形容它，真不是

簡單事。当我第一次走到那裏，真是想不出人怎能做出这样大的东西。高爐本身加上爐子之上的捲揚机和鉄架，比它後面的三个高大的熱風爐还要高。一座斜塔像一把扶梯，架在爐頂上。鉄架裏的捲揚机的大輪子好像架在高高天空中的紡車。幾個高爐这样並立着，巨風呼嘯，彤雲密佈，火光四射，就像『西遊記』裏的火饅山。

那天下午四點左右，我和我的同伴到高爐工地上去。我們跨过了各种鉄繩絞索，低頭鑽过電綫和各种氧電焊的綫，在崎嶇的工地上轉。

我們是在一个管道系統下面。只見許多烏黑黑的大管道向四面八方伸長。高高的鉄架聳立，將大管道托在高空。臨時起重機挺立着，已上昇到高空的半截兒管上還有鏈子鉤住它。另一处高空，又有一段管道張開一隻大圓口，裏面電焊光閃閃，火星紛紛墜地，只見青藍色的光，却不見裏面的人。

一个大東西攔在我們面前，我們掀開一張蓆子做的門，往裏一瞧，原來還是一个大管道。它实在比一个火車頭还大得多。它簡直是一个大隧道。在这个隧道的兩頭，有兩個圓口，而隧道正中，朝上还有一个圓口。圓口直徑三公尺三，有兩個大人疊起來那样高。工人們把南北兩圓口遮上了蓆子，形成一個長長的房間。光綫从上面井似的圓口中投射下來，投射到房間正中央那一隻熊熊燃燒着的火爐上。圍着爐子，用松木搭起了凳

子，沒有想到，這攔路的大東西原來是一間寬敞而溫暖的休息室。

七八个大漢正坐在这休息室裏烤火呢。我的同伴，工会主席，本認識他們：就互相招呼起來。他們是一個架工小組。我被介紹給組長。組長姓王，身材高大。他伸出來一隻巨大的手，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我覺得它又乾燥又溫暖。

『怎末啦，快過春節啦？』我問。他們移動座位，讓我們坐在他們的中間。

『春節？』王組長說，停了一停，『啊，』搖搖頭，『我們不过了。』他的聲音很洪亮，在管道裏面响起回声。

『我們還過什麼春節？現在我們天天過春節！我炒上兩個菜，就比解放前過春節強十倍。』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年輕人，聲調愉快，插進來說。

在我身旁的一个老架工也說話了，『我們都不打算過春節了。你知道的，任務下來了，高爐快要出鉄。突擊这个任务比過春節要緊得多。』

你能从他的声調中感覺到他在這小組中年歲最大。爐火很旺，他把皮帽子拉下來，露出他灰白的頭髮，但外表看去，他仍然很壯健。我又追問了一句：『你們真的大伙都不過春節了嗎？』

組長滿意地微笑起來。他用手指一指對面那年輕人說，『他車票都已經買好了，點

心買了好幾匣，還替愛人買了皮鞋。一年沒回家，春節真該回去。好傢伙，聽見任務下來，就退車票，不回家了。黑板報上還表揚了他呢。」

年輕人做了個鬼臉，於是又愉快地說，「咱們工人看重任務，可不是嗎，張主席。」矮胖的工會主席一邊笑着讚許地點點頭，一邊站了起來。他看我老坐着不走，就決定把我摺下來，先去辦別的事，他說，「回來再找你。」就撩開簾子走了。

我和他們談着这一次的突擊任務，又談起了他們這間奇妙的房子。

那高大的組長說，「你看，這休息室，本來是在半天空裏的，前天我們架工把它拿下來了。」

我表示驚異，他們能把這麼一个大傢伙拿下來。大家微笑了。組長又接下去說：

「我們把它拿下來了。这回又把同样形狀的另外一个更大的管道拿上高空去了。」

身旁那老架工補充着，「拿上去的那个加長了，比这个長，比这个还重一噸。」

「你們怎末弄的？」

組長就很細緻地解釋起來。他們的工作是搭起各種架子來——支架，腳手架等等，所以叫架工。他們這組，这一次的任务是安裝兩截新的瓦斯管道，十噸的一截已經上去了，還有一截八噸重，就在今晚也要吊上去。

『那很了不起，』我說，一个个地看这些架工。因为都在烤火，我看見他們全是熊腰虎背似的大漢。从井似的圓口裏投射下來的光，漸漸黯淡，看不清圍爐的人的臉色了。一个一直沒有講話的架工站起來，打開爐門，把火撥大一點。火光映紅了他的很嚴肅的臉。

老架工用手裝着煙斗說：『這不算什麼，十噸八噸並不算大東西。你看見高爐上面捲揚机的那个大輪子嗎？那回我們只用十分鐘就把它弄上去了。可是到了上面要挪動它幾分，却挪了兩天兩夜。』他笑一笑，把煙斗塞進嘴裏點火。

我問捲揚机上的大輪子有多重。

『二十多噸一个，』他噴了一口煙回答，『十分鐘把二十多噸的大輪升高四十公尺，可不慢啊。我們研究了好些日子呢。』

因为天色的關係，这些人所戴的皮帽子遮黑了他們的臉，而在爐火的微光中，却閃耀着一对又一对机灵的亮晶晶的眼睛。我繼續問：『你們還幹過什麼別的？』

現在爐火燒得鉄皮都紅了；管道休息室很暖和。老架工又說：

『你看見了高爐後面的熱風爐嗎？它原來沒有這麼高。苏联專家建議將它們加高。

我們是在三伏天裏將鉄箍吊上去的。我們的事兒是完了，可是鋤工們幹得辛苦極了。太

陽晒得鉄皮滾燙。人在爐子裏面工作，裏面燃燒着鋤釘爐，焦炭燒的鋤釘通紅。鋤工在裏面光着膀子幹，幹一會兒，褲衩就能擰出一把水。裏面不通風，人還得在氧焊火、焦炭煙裏燻，幹完出來直楞眼。那時工區主任要我們架工在熱風爐頂上架起一個遮陽布篷。最初我們組長沒有答应。」

「是啊，最初沒有，」組長插進來說，「這是個怪想頭啊。我嫌費事，所以沒有幹。」
「可是接着下雨了，」老架工說，「伏天老下雨，造成停工。这回組長自个動員我們，給鋤工想想辦法。我們果然在離地幾十公尺高的熱風爐頂的高空中架起一個大布篷，遮雨又遮太陽。看去很奇怪，熱風爐打了一把傘。可是鋤工們舒服了。他們提前七天完成任务。」

這時天色已暗下來，我們只能從熱得逼人的爐火紅光中彼此辨識。休息室溫暖得叫人解開衣扣，空氣越來越活潑了。

組長也得意洋洋地讚美他自己的工种：「真是，恢復工作少不了我們，大建設就更要我們架工來幹。你看我們是大老粗，沒文化，活兒又粗笨，可是得粗中有細，才幹得了這種活兒。前些日子，我還在無縫鋼管廠，有一天，有件機器，七十四噸重，从苏联运到我們這裏來了。郝經理通知我們架工準備工具，想辦法运到廠裏去。我們的工具很

簡單：木头、圓管、鋼繩、滑車、起重機、千斤頂，不過這些東西。我們沒有圖紙，事先也不能計劃，一切得臨時動腦筋。我們帶了四台千斤頂去了。機器在二十里外，去了一看，那傢伙大得像火車頭似的。我們築起一條軌道來，在機器下面抹上油，就將它滑到軌道上，滑冰似地將它滑到無縫鋼管廠。哪知一到那裏，他們怪我們把方向弄反了，要我們給它轉個身。你說這怎麼辦？這個七十多噸重的大料！』

他停了下來，在黑暗中用兩個機靈的眼睛看着我，然後又說：『我們開動腦筋，想出了個辦法。在它底下墊進兩張一吋厚的鋼板疊在一起，中間却放進一些螺絲套，也都抹上油，就將上面一張鋼板旋轉過來。』

正在我听得津津有味時，工會主席喊我來了。我請他進來等我一下，因為我對他們的工作非常感到興趣，我很想知道他們為那個巨大的高爐還作了些什麼。

原來那個又重又大的大蓋機是他們弄上去的。簡直什麼都是他們弄上去的，捲揚機裏的大鉄輪也是。如果沒有架工，那個高高大大的爐子怎麼能一件又一件地湊合起來呢？而且，當一切都湊合好了的時候，還要架工們搭起腳手架來，佈置空中的走道，才能讓鉗工、鉗工、焊工和配管工們在高空工作。

『前些日子，』組長說，『我們在高爐周圍搭起五層架子，讓七八百工人在上面進

行立体的流水作業。一眼看过去，像攻打一座大碉樓似的緊張戰鬥，誰看了都会兴奋。」

工会主席插嘴說，「架工們的確有办法。隨便你跑到哪个工地，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也好，高爐工地也好，你總聽見人們非常尊敬地談到架工：他們能够動腦筋，有办法，連苏联專家也称讚我們这些聰明的架工。好吧，你不是要去看自動化高爐的計器室嗎？現在就去吧。」

我站起來，緊緊握着一隻隻巨大、強勁、溫暖的手，離開了那个高大的組長，和一对又一对在黑暗中閃耀的机灵的眼睛告別。

那个問題已經有了解答，造出高爐这样的大傢伙來的許多人中間，有一种人就是他們，聰明的架工們。

难忘的夜晚

在第八号高爐要送風的那天晚上，我到工地的机器安裝工程公司第二工程隊隊部去。二隊已經緊張了一個星期，我幾次去那裏，他們都在幹，甚至在雪下得眼睛都睜不開的晚上，工人們也是整夜的幹。

但這時候，迎接人的是輕鬆的空氣。支部書記謝同志一手搖着紙牌，一手拉着回經